

云朵间

□文雨



本次地铁终点站

□梁刚

远远的，盘山公路上，迎面冲上来一辆灰色小车。丈夫没有减速：

这么远就往上冲？

公路两旁零散地停着不少车辆，使本来就只有两车道的山间公路显得更加狭窄。两辆车同时刹住，对峙着。她转头看了看车窗外，旁边有块空地。对面司机是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将车退后了一点说：

往旁边倒一下吧。

你这么远冲上来干嘛？

丈夫气鼓鼓的，岿然不动。

十岁的儿子在后座中间盯着父亲的手机导航，他刚把导航地址设置到家里的地址，很有成就感，把手机还给父亲还不到两分钟。女儿在弟弟身边埋头和大学同学聊天。

快开学了，孩子们这次玩得开心刺激，住得也舒服。她在网上排队订的两间特价房：一间桃屋，一间云朵间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度假村里没有停车场，大家都靠路边停车，给进出带来诸多不便。希望回家途中不要出什么岔子，她推开车门：

我下去看看。

路边前后都停着车，中间差不多正好一个车位。她双手扶着车窗对丈夫说：

你往前开点再倒进来吧。

我为什么要倒进去，他为什么不倒回去？

灰色小车后面已跟进了一辆白色车，下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司机。他走到空地看了看说：

这里可以倒进来啊！

边说边朝她看看，又对车里的丈夫挥挥手。丈夫愤怒地欠欠身：

我干嘛要倒？是你们这么远冲上来的。

中年人悻悻地走回自己车里。她也回到车上，微笑着看着丈夫：

你就倒一下吧，一人倒一点？

我倒，是他这么远冲上来的，要倒也是他倒。

是他不对，但已经这样了，就各自让一下吧？要不我打110，让交警来管管，叫路边停的车都开走？

孩子们开始露出焦急的神情，一声不吭，两双眼睛直盯着前面的盘山公路，也是回家的唯一道路。昨天上午，她打扫了一周的卫生，下午丈夫值班回家就全家出动了，全家出门度个周末不容易。

这时，对面又上来一辆黑色小车，刚停稳，一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司机就推门出来。薄薄的面颊衬着光彩耀耀，胸前打着蝴蝶结，衣服齐腰扎在一条黑色长裤里，精神干练。女司机急匆匆地走到两辆对峙的车中间，看了看两边的情况，果断地挥挥手：

两个人都倒点。

是他这么远……冲上来的。

丈夫的声线在女司机面前明显渐弱。她走到空地审查一遍：

你往前走点，再倒进去吧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就互相移动一下，不然，谁都走不了。

丈夫兴奋地转动起方向盘，前后左右地慢慢移动，将车斜斜倒进空地。对面的灰色车，逃逸似的开走了，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，一点不排队。丈夫转头看了她一眼：

看着，一让就没完没了。

奇怪，周日下午还这么多车上山，还好我们提前下山了。

她讨好地看看丈夫和孩子们。儿子清醒地盯着前方：

已经过去十辆车了。

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司机探出头来：

老师，打点嘛，你车头就顶出来这一点。

我倒进去已不错了，是你们这么远冲上来的。

对方尴尬地转过头去。丈夫保持车身的左上角对着公路，让迎面经过的每一辆车都必须画条小弧线才能过去。

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抓起右下角的水杯猛喝了一大口。远方一辆蓝色小车停靠在路边，车旁站着，没有跟谁冲上来。她悬着的心放下了：

这位司机有风格。

丈夫兴奋地将车开到蓝色小车面前，摆了摆手致意。

对方司机沉着冷静，不露声色地往前开走了。她舒了口气。女儿递给她水杯：

我爸是故意让那位师傅先走吧？

这个，你要问你爸才知道。

她喝了口清凉的菊花茶，把水杯递给儿子，转头瞅了一眼丈夫，若有所思地朝女儿撇撇嘴。她知道，丈夫是心存感激，没有直接开走，而是故意停下来让对方先走的。

终于，他们再次开动。下山的路很顺畅。凉爽的山风吹拂着碧绿的森林公园，一阵阵清香的味道，溢满车厢。她抬手指了指山间漫步的白云：

那些云看起来好近啊！

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

市区的高楼已清晰可见。儿子的目光还停留在手机导航上，耳朵却没闲着：

请问男高音歌唱家，哪里有马儿？

我正驾驶着呢。

女儿戴上耳机，摇头晃脑地听音乐。她沉思片刻，从随身携带的小挎包里拿出手机，在关注的公众号里找到交通执法总队，进入服务区留言。

她脑海里浮现出蓝天白云下，一个崭新的停车场。

此时车内传来了语音播报：本次列车终点站莘庄站，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，下一站上海南站。老谭心想我下去的终点站是墓园，到了莘庄还要换乘其他地铁。墓园才是每个人的终点站，莘庄只是过境站。他暗自幽默了一下。嘴角不由闪过一丝微笑。

上海南站到了！有人从他身边起身，匆匆下，又有人快速跑进来，冲到与他相邻的空座上。与此同时，从另一扇门里也冲进一个女子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开始坐在相隔的另一个空座上，但旋即又把屁股往老谭旁边的空座挪过来，显然是想多抢一个座位。这个女人的屁股快如闪电，在之前那个女人的屁股尚未完全落座的瞬间，她已将半个屁股塞了进来。于是之前那个女人的屁股一半落在座位上，一半落在了她的腿上。这样，她的身子就似无法放平的器皿，岌岌可危地歪斜到了老谭的肩上。

老谭斜睨了女子一眼：女子四十来岁，穿一件米色麂皮

之前，他还时不时跑到食材库，悄悄用那台秤称体重，所以才能想到这一招。

没多久，小饶就跑到自己的宿舍把那台体重秤搬了过来。

大家又兴高采烈地称体重。不仅排队买饭的员工称，就连刚才称过体重的员工，吃啥也跑过来复称。可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自己比刚才轻了好几斤，最多的竟然轻了十多斤。

同一天、同个人、两台秤称的结果却天壤之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体重秤不准还是台秤不准？大家不由得议论纷纷。有人较起真来，当即跑到附近医院体检中心去称。发现不准的是台秤，每两百斤居然整整重了十几斤。

这事一时平静不下来，老戴被纪委监委叫去问话了，问着问着，就没再回上班。

小饶成了局里的“反腐英雄”。

小饶拍拍脑袋，说，正好前些日子买了台体重秤，要不我去搬来给大家称吧。原来，小饶是个胖子，平时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。没买这台体重秤

之前，他还时不时跑到食材库，悄悄用那台秤称体重，所以才能想到这一招。

没多久，小饶就跑到自己的宿舍把那台体重秤搬了过来。

大家又兴高采烈地称体重。不仅排队买饭的员工称，就连刚才称过体重的员工，吃啥也跑过来复称。可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自己